

我们一定见过

◎廖天元(四川南充)

五一假期,重庆,一个火锅店。点好菜,我随手把菜单交给服务员,谁料她突然对我说:“我在哪里见过你!”

我不由把身子向外挪了挪,有些吃惊。抬头,见一个约四十岁的女子,朴实,微胖,一双眼睛正发出疑惑而期待的光芒。这张面孔对我而言是全然陌生的。

我笑了笑,没有出声。这个姑娘肯定认错了人。我怕她尴尬,笑得有些克制。依我往常的个性,我会哈哈大笑,或带着自嘲,或夹着鄙夷——这是多么俗套的情节,在远离家乡的地方,竟然有陌生人搭讪,套路还如此庸常。

我问她老家所在,她热切地回应我,具体到她生活的垭口。我心头一热,竟然是离我老家不到50公里的地方。这也算是缘分。至于见过没有,万千红尘,芸芸众生,偶然必然,我不敢贸然地肯定或者否定。她咬定见过我。我含糊着与她应答,其实有些防备,一时疑惑她殷切的背后是否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突然嘲笑自己:如果冷漠,我会不会鄙视她的势利?

想起读书时有李姓同学和她老家是同一个地方,我试着探寻:“你姓李?”

她惊喜地差点叫起来:“你怎么知道?你想起我来了?”她不等我回应,开始诉说到这座城市的

“故事”。在这里,她已经待了很多年,待遇不错,一切都挺好。然后她向我求证,你认识谁谁谁吗?那个谁谁谁在哪里工作。那些陌生的名字,我一个都没听过。我摇头,她有些不甘心:“那我们一定在某趟车里见过。”

我很多年都没乘过公交了。如果时光倒流二十多年,从县城到老家,挤车倒是常见的镜头。只是谁会记得人世间无意中一瞥?

她在旁边服务,看我们吃得欢快,略微沉思一下,说:“我给你们加一份莴笋。”菜已经足够,我赶忙谢绝。她笑着说:“莴笋挺好吃的,我送给你们,不要钱。”然后转身进了厨房。

这个间隙,坐在对面的儿子笑道:“想不到这座城市如此好客!”

我察觉出儿子的语气透着欣喜。这个五一假期,我们选择到这座城市度假。站在人潮汹涌的陌生街头,一时不知道前行的方向。就在犹豫的当下,一个穿制服的人走到我们跟前,询问我们的去处,然后给予热情地指点。

按往常习惯,我会本能拒绝,我怕热情的背后隐藏着难以察觉的陷阱和骗局。尽管他身着制服,但制服并不意味着正义和良知。但我还是相信了他,顺着他指点的方向,一个转弯,就到了预订的饭店。

很多年,我都怕“和陌生人说

话”。我的内心,担心着陌生带来的伤害和欺骗。多年后,我才真正明白:如果没有贪念,陌生人哪能带来伤害呢,况且人的一生免不了与陌生人的分工或合作。“刀子”出自所谓的朋友,才让人防不胜防。

这个问题我从没和儿子讨论过。按照常理,他大学毕业,开始经历风雨,应该了解生活的真相。只是真相太残酷,我不忍亲口告诉他。我真心希望他既不活在假象里,也不活在真相里,而是活在希望里。

可能今天,儿子也被突如其来的温馨感动。这样的场合,让他心无戒备,任由信任潜滋暗长。其实好长一段时间里,他有些沮丧,特别是那一场考试下来,对人和人的相处不甚惶恐。我任由他把自己关在门内——实在也爱莫能助。我知道有些苦只能他自己尝,人生路得自己走。这是成长,也是裂变。

莴笋上来,很清香。我们大快朵颐。结账时,小李给老板打电话给我们打了六折。她把我们送到门口,挥手再见,我竟然看见她在用衣袖揉搓眼眶。我不知道她到底认错人没有,或许我们真的见过。在与她告别的同时,我内心一颤,认识到自己和他人都是复杂的个体,我没读懂他人,也没读懂自己。真相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的内心又升腾起美好的希望。

幸福是种选择

◎侯国平(河南平顶山)

刘师傅有段时间心烦意乱,在牌场上总是三心二意,牢骚不断,手里攥着大小毛,就是不知道咋出牌,大牌出完了,手里剩个小三,总是输。社区里搞幸福调查问卷,刘师傅把脖子一拧说,幸福个球,快烦死了。

这是咋回事呢?说起来刘师傅家也是小区里的幸福家庭,两口子退休后,每月工资五千多,吃喝不愁。儿子又争气,考上了省里的大学。院里的人都说刘师傅只管捋着胡子喝蜜,尽情享福吧。谁知道刘师傅的儿子大学毕业,赶上了最难就业季,跑了一年招聘会,投了上百份简历也就不了业。儿子说,同学张三的爹是县长,人家现在到县政府上班了,李四的爹是银行经理,人家也去银行上班了。就剩下他们这一号,总也就不了业。刘师傅听了,脸上火辣辣的,想鼓励儿子几句,却又张不开口。

刘师傅难过极了,转脸就破口大骂,骂社会不公平,就业不公平,分配不公平,住房也不公平,穷的穷,富的富。骂完了还不解气,就把手里的牌往桌子上一摔。

带着一腔怨气去打牌咋会赢呢?作为牌友,我们不由地劝了刘师傅几句。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,再说大学生就业难,也不是咱一家。咱不能事事和有钱人比,人比人气死人,还活不活了。气大伤身,万一气坏了,还要吃药打针,没人替你受疼,也没人替你花一分钱。

刘师傅听了我们的话,还是不停地唉声叹气。

我又给他讲了社区冯师傅的事。冯师傅两口子也是退休职工,工资和刘师傅差不多。冯师傅有个独生女儿,学习很刻苦,考上了北京大学,后来又去美国读博士,学成回国后,在一家科研单位工作。由于长时间熬夜和无规律生活,得了白血病,虽经多方求医,最终还是不治而去。冯师傅老两口成了失独家庭,失女之痛让他们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,但他们勇敢地挺了过来。他们选择到贵州贫困山区支教,说要用余生做点有用的事情,也算没白来世上走一遭。

听了冯师傅的故事,刘师傅似乎有些触动,不再唉声叹气了。真的,幸福有时就是这么比出来的。如果总和有权有势的人比,那你永远也不会幸福。如果和同一个阶层的人,甚至和穷人比一比,那你就会觉得自己幸福多了。

刘师傅骂娘的次数越来越少,他鼓励儿子自谋职业,借钱帮儿子办了一家送水公司,由于经营有方,生意很是红火。如今儿子当经理,他当顾问,忙得连打牌的时间也少了。刘师傅说,把幸福从权贵富豪的词典中迁移出来,重新定义,你就会发现,幸福像阳光、空气,无处不在。

常人总以为幸福围绕在别人身边,烦恼总是纠缠着自己。穷人以为有了钱就会幸福,殊不知,有钱人也有自己的烦恼。烦恼是幸福的随从,只有放弃这个随从,才会幸福。

把心沉静下来,什么也别计较,烦恼离开了,幸福就会围绕在你身边。

吃鱼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我和建国、玉生是朋友。建国从帮厨迈上厨师的台阶,又坐上了带长的位置,成了美食家。玉生由打杂到电影放映员,再到写影评搞宣传,成了经理。就我,过去是科员,现在还是科员,只不过前面加了个“老”。一个拣好的吃,一个挑好的看,而我还是天天对着电脑发呆,真是麻线系豆腐,提不起来。

那天,建国让我和玉生陪他去提车,回来他做了几个菜,算是庆贺。我俩举起酒杯,他却端着杯白开水,说戒了。我说茶也行呀,茶也戒了?他说不喝了。这就奇怪了。浓茶、烈酒、一把刀,不是你的标配吗?玉生说那都是老皇历了。建国笑了笑,没吭声。

做菜,我不懂;吃菜,我行。那青椒鱼头,真做得好,不但鲜嫩,而且入味。吃鱼,我有经验,媳妇是南方人,擅长做鱼,鱼头更没少吃,但跟建国这一比,就明白啥叫专业了。建国见我吃得津津有味,说这回委屈你了,下回给你做个正儿八经的。听了这话,我有点儿懵。我问啥叫正儿八经的?他说做鱼头,要用花鲢,这是白鲢;要用雄鱼,这是雌鱼;要用鲜鱼,这是冻鱼;要野生的,这是饲养的;个头也不够,佐料也不全。好家伙,我都美得不行了,在他眼里这都是瞎凑合!

玉生说,你明白他为啥不喝酒、不喝浓茶了吧?为了保持味蕾的高度敏感,辛辣刺激物他平时都不吃,跟个吃斋的和尚似的。要想成为美食家,不是看你吃了些什么,而是放弃了什么。这话太拧巴了,但是从玉生嘴里说出来,我能够理解。一度,玉生干那活儿让我羡慕得要死。他上班就是看电影,拿着工资看电影,这还不爽?可玉生跟牙疼似的,苦着脸,说一场连着一场看,头晕眼花,耳朵嗡嗡叫,海报、写影评老是磕磕绊绊过不了关。有时候连着看夜场,跟去上刑似的。

看着建国喝白开水的样子,我就想起玉生坐在黑暗的墙角,一遍遍看电影的样子。唉,要想把工作干得出彩真不容易。

眼前这菜肴,对建国来说是充填物,对我和玉生来说却是美味佳肴。我俩风卷残云,来了个底朝天。

回家的路上,我问玉生,雄鱼雌鱼你能吃出来吗?他说鲜鱼冻鱼能吃出来,雄鱼雌鱼估计放在一起比较也吃不出来。他说差别肯定有,公猪肉和母猪肉不就不一样吗?我想也是,我俩说好哪天一块去品鉴这雄鱼雌鱼到底有啥差别。

大概过了一个月吧,玉生打来电话,让我在家等着,他开车接我一块去建国那儿品鱼头。我听了以后,已经没有当初的兴趣了,人家正儿八经的东西又整出来了,我的呢?

